

台灣的 史懷哲

陳五福醫師紀念專輯

「我雖然知道治瘡眼病，以恢復患者的視力是賦給眼科醫師的天職，但看到無法施措的失明者時，心裡總是感到歉疚。尤其曾經在溫暖的家境中生活長大的我，看到別人的困難與痛苦是一件非常難過的事。」（陳五福，1918—1997）

主編／李宗鐔

專題製作／林育弘、蘇智銘、呂長運

台灣的史懷哲

——陳五福醫師紀念專輯

撰稿／呂長運

「把你的燭光舉高一點，好讓後面不幸的人能夠看的更遠。」這是陳五福醫師最喜歡的一句話，他也如此力行了半世紀，用一生去點亮眼疾者的光明。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八日凌晨，這盞燭光熄了……

陳五福，出生於一九一八年的宜蘭縣羅東鎮，在陳家九個小孩中排行老么，陳家在當時仍屬封閉守舊的社會，選擇了西方傳入的基督教為信仰，這對上帝虔誠的信心也成了陳五福一生中最堅定的力量；而生長在這溫暖、充滿感激的家庭，更培養了他敦厚謙卑的個性。

一九四三年，因太平洋戰爭激烈，陳五福提早半年從台北帝國大學醫學院畢業（即今台大醫學院）並隨即進入台大眼科擔任住院醫師，戰爭結束後，他放棄了在台北發展的機會，一九四六年辭職返回羅東開設「五福診所」。這也是「羅東五福仙」傳奇故事的開始。

「羅東五福仙」傳奇的開始

只是默默地奉行他的
理念：忍耐、自制、
無私、慷慨、慈善、
寬恕、高潔、善行、
稱讚、道謝、微笑、
短歌

當時醫療體系並不完善，雖然陳五福醫師的專業是眼科，但湧入診所的病人還有懷孕待產的婦人、感冒發燒的小孩，陳醫師不但要應付各種患者，有時還要騎著腳踏車到偏遠的山地村落出診。在接觸各階層的病患後，陳五福醫師特別留心那些窮困到付不出醫藥費的病人，經常給予減價優待，甚至免費治療。當時曾有一老婦人對年輕的陳醫師說：「人活在世間沒錢、散赤，已經夠艱難了，如果再給別人看不起，日子就更難過了。」這件事在陳五福的心中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，關懷弱勢成為他堅持的立場，而受過他恩惠的病人遍佈全台。陳五福的女婿林逸民醫師說，有一次他們在北宜公路坪林那兒休息，和一個賣茶葉蛋的老人閒聊，老人一知道他是陳五福醫師的女婿，不但不收錢，還多送了好幾顆蛋。這個老人從前也曾是五福診所的患者，陳五福知道他是無依靠的老兵，常給予幫助；更感人的是，每年過年，他們夫妻倆，便帶著年糕，從羅東坐車到坪林，給這個老人無限的溫暖。這一類的例子，還有許多許多，陳五福醫師卻從不對人說，更不會誇耀宣揚，只是這麼默默地奉行著他的信念。

對一個醫師而言，最大的打擊無非是對病人的苦痛束手無策，就眼科醫師來說，等於是對眼疾的患者宣佈永久失明。失去光明是痛苦的，尤其是後天失明的人，他們曾經看過這個繽紛的世界，他們感受過色彩、表情和笑容。然而失明的下一刻起，只有全然的黑暗，所有的一切都不一樣了，不能敏捷的走動，連屋前的馬路都過不去，更慘的是失去工作，他們將無法生活。

當一個醫生面對絕症時，也許只能宣判病人死刑，即使附加再多的憐憫也於事無補。而陳五福心中卻有了更積極的想法，便是讓這些失明的人重新在生活中找到光明。他把這個想法告訴妻子陳連年女士，並得到她的支持，有一天，夫妻倆把五個小孩子都叫來，告訴他們：「因為爸爸媽媽要興辦盲人學校，我們家一部份的錢要拿出來幫助這些盲人，所以你們可能不會像一般醫生家庭的小孩生活的那樣優裕，有車子和昂貴的玩具。」現今，有多少人還有這樣的情操？只是因為醫生的高收入而擠進醫學系的窄門，心中就愈想著富裕的生活，但醫生究竟該做些什麼？絕不只是賺錢、享受、揮霍、和把醫療當成商品、把病人當成半成品。更不該憑藉自己的聰明才智、聯考分數來評價人的高下。陳五福醫師常告訴別人「我們不常看到失明的貓和狗，牠們也有失明的可能呀！但是一旦失明，除非有同伴的扶持和照顧，牠們除了死亡，沒有第二條路。」人不能只取不給，我們所擁有的一切都是來自社會和眾人，而相互幫助也就是人之所以異於牲畜的地方，聰明的人啟發愚拙的人，富有的人支援窮困的人，而健全的人扶持殘疾的人。一九五九年慕光盲人習藝所開始帶給盲人他們好久不見的光明。同年陳五福醫師寫信給史懷哲，當時在非洲蘭巴倫行醫的史懷哲已聞名世界，而他竟也回信給遠在地球另一端的陳五福醫師，並鼓勵他對盲胞所做的努力，於是兩人開始通信往來，後來由史懷哲的秘書阿莉小姐代為回信，建立了這段異國的友誼。

對病人的苦痛束手無策 是對醫師最大的打擊

不像一般醫師的小孩可以生活的那麼優裕

來自蘭巴倫醫院的鼓舞

慕光盲人重建中心 — 讓盲胞殘而不廢

當年的盲人習藝所，現更名為「慕光盲人重建中心」，招收十五歲到四十五歲的盲胞，學費、生活費全免，一開始整個學校的支出，全由陳五福醫師負擔，包括建築、特殊的點字設備、盲人器材。而陳五福醫師尤其不吝於購買最新的醫療儀器，他始終不放棄任何一個讓失明者復明的機會。目前慕光的畢業生有五百多人，散佈各地，而且都能夠自力更生，過著獨立的生活。其實人並非失去了視覺就不能生活，雖然雙眼可以說是和外界溝通最重要的器官，但藉由聽覺、觸覺和記憶地圖，他們仍然可以過著和平常人一樣的生活，做一樣的工作，只是這適應的過程，需要較長的時間和努力來完成。因為弱視加深而來到重建中心的王先生平靜的說：「我們視力不好的人，在適應社會的過程中，多少需要旁人的協助，而有的人反而看你不起……」王先生是一個石刻家，幾年前才辦理了殘障手冊，他認為如果還過得去，也希望能在社會上多做一點事，不希望被人視作殘障者。儘管如此，一談起石頭，他那雙只能感覺到少許光覺的雙眼依然明亮了起來，只用觸覺和想像力去雕刻的他，也許刻不出魚鱗鳥羽，但他無限的靈感和想像力，卻表現出更豐沛的生命力。

自信地踏步前進， 準確地轉換方向

在重建中心，我們見到全盲的人自信地踏步前進，在轉角處準確地轉換方向，我們也看到他們不小心撞到牆角時，若無其事地修正好方向，繼續前進。也許摔跤跌倒在他們面對失明的過程中已是家常便飯，也因此他們有異於常人的韌性。他們閱讀的點字書——那是整本毫無文字印刷的書，潔白的紙張上，只有細微的凹凸記號，他們的手指取代了雙眼，讀取這些知識。上帝關閉了他們的雙眼，卻在其他部分將他們磨練的更為成熟，於是不難了解為何在重建中心裡的盲人朋友總是樂觀而微笑的，畢竟他們連失明這樣大的打擊都克服了，這世界大概沒有更可怕的事了。

交棒給林逸民博士

陳五福醫師一直到一九八九年把診所的職務交給女婿林逸民博士，才從醫生的崗位退休，那年他七十一歲，整整半個世紀的時間，奉獻給

苦痛的病人。他時常感謝上帝，可以讓他工作那麼久，不像一般外科醫師，不得不在五十多歲時，就放棄開刀等精細的操作，尤其是像眼科這樣細微的一門學問。而陳五福醫師也始終過著嚴謹規律的生活，每天早起，不煙不酒，因為他知道，只要自己能多一天有健康的身體，就能多幫助一些生病的人。

一九九〇年，陳五福醫師體檢時，發現罹患肝癌，一直到他過世這七年裡，一共開了五次刀，對一個七十多歲的老人來說，這是多麼漫長而煎熬的過程，但他始終樂觀，每天早上醒來時，對身旁的家人說：「啊！多麼高興又見到了你們，感謝上帝讓我多活了一天！」醫病關係的互換，讓他重新思考了許多事，陳五福醫師的著作，大多是在這七年中完成的。

五福診所目前仍保留日據時代的建築，看似古拙的診療室中，擺置了各項新式的檢查和治療儀器，其中不少是全台僅有的。陳五福醫師生前住在醫院後面的住所，隔壁是病房和病人家屬的房間，中間是一塊草地和花園，就這樣醫生和病人，毫無差別地居住在一起。陳醫師對待診所裡的護士也一律平等，醫師、護士、和醫師的小孩，一定同桌吃飯，醫師吃什麼菜，護士也吃什麼菜，沒有貴賤分別，因為在上帝的面前，每個人都是平等的。

這個溫厚客氣的老人，始終用謙卑的態度去面對世界，每多一天生命便感謝上帝，並無私的奉獻給身旁的人群，就這麼將自己燃燒發光，不很亮，但照的很遠。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八日凌晨，這盞燭光熄了。我們是該摸黑期待微乎其微的另一盞光明，或者，在他燭蕊的火星散飛之前，點燃自己？

時常感謝上帝

只要多一天健康就能多
幫助一些病人

罹患肝癌仍始終樂觀，
多麼高興又多活了一天

因為在上帝面前每個人
都是平等的

無私奉獻 敬畏生命

我所認識的「五福仙」

台灣史懷哲之友會會長

婦產科 陳庵君教授

採訪／蘇智銘、楊如燁、李宗緯

整理／楊如燁

陳五福醫師是我的表姐夫，印象中他是一個很仁慈、很有愛心的人。他常常讚美別人，鼓勵別人，而對自己的許多好德性、好事情卻不會拿出來誇耀。事實上他的好名聲，連在那時兩岸緊張封閉的關係下，都還有婦人特地從大陸偷渡來台，請他醫治眼疾呢！

他為盲人朋友做了許多事。在他興辦的習藝所裡除了許多先進的儀器設備，特別的是，有一座很大的花園。因為五福先生認為盲人朋友更需要一個可以安全地走出去的地方，而且他考慮到盲人的嗅覺較一般人更為靈敏，所以他在那個花園裡盡量種些有香味的花，希望他們能多感受到世界的美好。他知道人失明了以後，臉部的表情容易僵硬不自然，頭也常會歪歪的，讓一般人不敢親近，所以他會特別費心思提醒那些盲人學生，教他們觸摸臉來了解自然的表情是什麼樣子。他辦學的重點在於教導盲人生活的能力，使盲人能獨立解決生活的問題，不用仰賴他人。

我記得他一直都騎腳踏車，後來裝了個馬達當作摩托車，似乎一直沒有買汽車。他這個人沒有私心，對物質享受一點也不重視，對政治也沒什麼野心。那時很多人建議他出來競選宜蘭縣長，他都笑著婉拒了。李總統登輝先生從前也常到羅東找他聊天，求教於他的智慧，後來還邀請他擔任國策顧問。

他是個虔誠的基督教徒，對自己的生活紀律要求嚴格，坐姿一定端端正正的。他有十二條生活準則，像是每天讚美他人、時時微笑……等，而他真的身體力行之。後來他患了癌症，拖了一段時間，我們每次去看他，他仍然都笑笑的面對我們，好像沒什麼事似的。但我們都知道癌症末期是很痛的。

五福先生曾是史懷哲之友會的成員，他對史懷哲「敬畏生命」的理念做了最好的實踐與示範。

■按：台灣「史懷哲之友會」創立於一九七五年，時值史懷哲百年壽誕。由陳五福、郭維祖、高俊明、翁修恭、謝禧明、施義勝、王義雄等人任籌備委員。其設立宗旨在發揚史懷哲精神，並效法基督「非以役人，乃役於人」的無私精神；推動醫療義診、呼籲保護生態及動物保育、舉辦史懷哲紀念活動等等。

念良師益友

——談陳五福醫師

撰文／立法委員 陳永興

曾任北醫附醫精神科主任

認識陳五福醫師是在高醫念書的時候，因社團辦演講會，特別邀請他來談「尊重生命」，一面之緣竟成了忘年之交。之後聽說他為盲胞創設了「慕光盲人重建中心」，從事失明者身心重建的工作，使失明者能獲得獨立謀生的技能，讓身為晚輩的我們對他的情操景仰不已。他曾說過，其人生理念是：「尊重生命是人類最重要也是最莊嚴的事實，生存的意欲以及樂意幫助弱小者生存的努力，行成史懷哲「尊重生命」的哲學，我把它當成我的人生理念。」他對生命的尊重令我感動，也深深的影響了我。

因緣際會使我們在「史懷哲之友」再度相逢，經由我又引藉了一些同學與友人和他結識，他的平易近人讓晚輩感受不到壓力，大家都非常喜歡接近他，他也常邀請我們到他位在宜蘭的雅築小聚，談天說地。他是位慈祥的長者，無論待人處事從不疾言厲色，更不會嚴苛批評他人。

在早期台灣民主人權運動萌芽時期，他非常關心台灣的前途，在精神上也給予我極大的鼓勵，尤其是在二二八事件平反運動開始，一直到我代理民進黨主席的期間，當時為總統直選與廢國代等直接挑戰中央集權勢力，當他感受到衝突擴大或情勢緊張時，一定會打電話關心並提供意見。

他的細心、敏感以及處處都替人設想，讓他永遠都是先考慮週遭的人。雖然外表看起來似乎嚴肅，但事實上非常幽默的他，讓我們之間幾乎無所不談，他也豪不吝嗇的將經驗傳承，他對台灣社會的發展有著極大的期許，給予我極大的鼓勵和啟發。

他對早期台灣地名非常有研究，尤其是蘭陽地區的風土文物，他涉獵廣、學問淵博，常令後輩的我們咋舌。他甚至於自己發明適合盲人使用的生活日用器具，多才多藝，閒暇時吹長笛，善用生活的每一時刻，令人羨慕。也許是史懷哲的影響或是宗教的薰陶，他以愛心對待病人，平時待人處事都予人溫厚君子的感覺，但他並非沒有原則或是弱者，而是有理想原則的。他的一生可說是沒有虛度，他是上帝最好的使者。對他的所作所為與情操，我們幾位朋友私下討論，認為他的事蹟足以為

後進的典範，因此數十年前，商請曹永洋先生爲他寫傳記——噶瑪蘭的燭光，這本書相信會給讀者更能了解陳五福醫師的待人處事及人生信念。

他與夫人鸚鵡情深，在他生病期間照顧的無微不至，在他人生最後的那段日子也是他最大的精神支柱，陪伴著他走過病痛的折磨。他堅強與處處爲人設想的個性，使他即使是在生病最痛苦的時候，都不輕易在人前表現出痛苦，他對生命的尊重也是他對抗病痛的力量。

以前每當我感覺疲憊時，就會想到去宜蘭。如今他走了，我感覺很孤單，想起每次見面時談如何爲弱勢族群爭取權益、談正義何時能伸張、談如何爲受難者爭取權益、談台灣的前途……，不禁淚眼涔涔。對我而言，離開的不僅僅是一位良師，也是一位益友。

我在醫學院中演講台灣醫療發展史時，一定是由馬雅各談到馬偕、蘭大衛……，最後都是以簿柔纜與陳五福醫師作結語。陳五福醫師仁者的風範、對生命的尊重、對病患的關懷，足以爲後進的典範。他走了，心中縱有千萬般的不捨，也無法讓時光倒流，唯一留住的是他對周遭人與病患的奉獻。現在談起他，心中還是覺得很溫暖，也覺得他還活在晚輩的心中。

■參考資料：〈噶瑪蘭的燭光——陳五福醫師傳〉，曹永洋著，前衛出版社。

■本專題承蒙五福眼科林逸民院長、北醫婦產科陳庵君教授惠予接受採訪，立法委員陳永興醫師惠予賜稿，在此一併致謝。

■本刊讀者若有感動，願意贊助「慕光」，可用郵政劃撥儲金：

帳號：0102418-2

戶名：慕光盲人重建中心

地址：宜蘭縣冬山鄉 26904 冬山路三段 179 號

電話：(039) 581001